說文解字群經正字

餘姚邵瑛學

鬲部

鬲鼎屬實五斛斗二升曰斛象腹交文三足

今經典作鬲五經文字作鬲云說文作鬲經典相承隷省作鬲

䰝鬵屬从鬲曾聲　甑甗也从瓦曾聲籀文从𩰲作鬵

今爾雅釋器作䰝云䰝謂之鬵周禮陶人作甑云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又儀禮孟子亦作甑見少牢饋食滕文公等篇蓋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云聲類作

甑文作䰝籀文作鬵按聲類爲魏左校令李登書見隋

志蓋類集說文以甑鬵爲一字廣韻四十七證同玉篇

鬲部云鬵亦作甑

鬴鍑屬从鬲甫聲或从父金聲作釜

經典多从或體而又省作釜惟周禮作鬴見廩人㮚氏陶人等職禮記禮運釋文云釜本又作鬴漢書五行志注晉灼云鬴古文釜字

鬺煑也从鬲羊聲 式羊切

詩采蘋于以湘之毛傳湘亨也韓詩作鬺見漢書郊祀志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注按說文無鬺字其湘字祇是水名水部云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聲同而義迥異亨湘正字當作鬺湘聲同假借鬺鬺

之俗變玉篇鬲部以鬻爲正字䰜爲重文

䰜部

𩱧鬻也从䰜侃聲或从食衍聲作餰或从干聲作飦或从建聲作鍵　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餬

按饘與鬻餰飦鍵雖一在䰜部一在食部實一字也蓋均爲鬻之重文耳今經典多作饘左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饘焉昭七年傳饘于是禮記檀弓饘粥之食內則饘酏又作飦孟子滕文公飦粥之食又作餰禮記內則以與稻米爲酏鄭注此酏當從餰孔疏以酏是粥故改從餰釋文本作餈亦餰之變體正字當作鬻

𩱨鍵也从䰜米聲　武悲切

今經典作鬻以爲鬻飯之鬻如儀禮士喪禮夏祝鬻餘飯左昭七年傳鬻於是爾雅釋言鬻糜也又以爲鬻賣之鬻如左昭十四年傳鮒也鬻獄國語齊語使人鬻之四方市賤鬻貴鄭語有夫婦鬻是器者吳語妻子鬻又有省鬲爲粥飯字者如儀禮既夕歠粥禮記檀弓飦粥之食喪大記食粥孟子滕文公歠粥亦有省鬲爲粥賣字者周禮巫馬則使其賈粥之禮記曲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檀弓請粥庶弟之母王制田里不粥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從無武悲切爲糜音者蓋借義勝而正義亡矣據說文从䰜米聲蓋與禮記月令行糜粥飲食問喪鄉里爲之糜粥之糜同爲一字五經文字以鬻之正

音爲茂支反，又音育，爲鬻賣字，尚見古意，玉篇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則倒置矣，以此見俗誤亦有漸也，

鬻鍵也，从䰜古聲　餬寄食也，从食胡聲　並戶吳切

按二字音同而義異，鍵也，說文䰜部健，卽鬻之或體，諸延切，與食部饘字音義並同，卽俗所謂粥，寄食也，方言所謂餬寄也，寄食爲餬，左隱十一年傳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正此義，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餬與饘鬻並用，義更顯然，而爾雅釋言，餬，饘也，作餬于是隱十一年杜注遂訓餬爲鬻，孔疏以爲餬是饘鬻別名，不知說文自有鬻字，釋言餬字是鬻字之譌，後人廢鬻字

不用遂以鬻字當之疏矣

鬻五味盉羹也从䰜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

今經典从小篆作羹○按羹說文篆作羹似从兩羔字諸本皆同恐下本係美字大字一畫筆斷而譌孔本五經文字以爲說文作羹經典相承隸省作羹殊不可解石經本羹字作羹爲得其實

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畱謂健爲鬻从䰜速聲或从食束聲作餗

今經典有从或體作餗易鼎覆公餗又作蔌詩韓奕其蔌惟何惟筍及蒲說文無蔌字正字當作鬻或作餗

鬻鬻也从䰜毓聲 余六切

此爲鬻飯之鬻今經典多作饘如儀禮士喪禮夏祝鬻餘飯左昭七年傳饘於是爾雅釋言饘糜也之類又作粥儀禮既夕歠粥禮記檀弓飦粥之食喪大記食粥孟子滕文公歠粥之類按鬻說文本部本武悲切从𩰲米聲與米部糜字爲一字粥卽鬻之俗省省鬲卽成粥故徐鉉徐鍇竝云今俗作粥正字當作鬻

𩱲粉餅也从𩰲耳聲或从食耳聲作餌

今經典從或體作餌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禮記內則去其餌又考工記弓人魚膠餌

𩱴熬也从𩰲芻聲

今經典作炒爾雅釋草茢薽豕首郭注今江東呼豨首

可以爚鬵鬴釋文引三蒼云爚煮也正字當作鬻徐鉉曰今俗作爚

鬻內肉及菜湯中薄出之从鬻翟聲

今經典作瀹儀禮旣夕記菅筲三其實皆瀹鄭注米麥皆湛之湯爾雅釋草蒡隱荵郭注藏以爲葅亦可瀹食釋文引字林云瀹煮也釋文又云瀹本亦作汋郭注亦有作汋者齧苦堇注汋食之滑葢郎瀹字也經典又作禴易旣濟不如西鄰之禴祭漢書郊祀志師古注禴祭謂禴煮新菜以祭按說文無禴字水部瀹漬也从水龠聲汋激水聲也从水勺聲于義皆假借正字當作鬻薄出之當是薄熟出之薄下有脫字

鬻亯也从鬻者聲或从火作煑

今經典多从或體作煑周禮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煑

爾雅釋訓是刈是鑊鑊煑之也亦有作鬻者周禮鹽人

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漢書多作鬻見刑法食貨郊祀

等志師古注云鬻古煑字

爪部

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　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　並側狡切

按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則爪爲抓爪之爪

與手足甲之叉異義今經典多作爪叉借作蚤叉借作

搔禮記喪大記小臣爪足儀禮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

蚤讀爲爪士虞禮記沐浴櫛搔翦注搔當音爪今文或

爲蚤揃禮記曲禮不蚤鬋注蚤或爲爪又周禮冥氏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注備謂搔也釋文搔音爪又輪人欲其蚤之正也去一以爲蚤圍注蚤當爲爪此等皆手足甲之義今經典固無作叉而注釋家亦無謂當作叉者則此字之廢久矣

丮部

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

今經典多作藝書禹貢蒙羽其藝岷嶓既藝孟子滕文公樹藝五穀周書糴匡餘子務藝又作蓺詩南山蓺麻如之何鴇羽不能蓺黍稷生民蓺之荏菽周禮大司徒以教稼穡樹蓺左昭六年傳不采蓺國語周語墾田若

蓺、說文無藝蓺字、作埶爲正、漢書楚元王傳師古注、埶、古蓺字、

孰食飪也从丮𦎫聲

隸作孰、又加火作熟、經典爛熟成熟、加火爲之、亦有不加火者、禮記禮運、然後飯腥而苴孰、禮器、一獻孰、祭義、亨孰羶薌之類是也、徐鉉新修字義云、熟本作孰、後人妄加偏旁、失六書之義、黃公紹古今韻會曰、說文生孰字、本但作孰、後人加火以別生熟之熟、而孰但爲誰孰字矣、

䬺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

今經典無䬺字、凡䬺字多借載字省筆爲之、如詩旱麓

清酒既載鄭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文選西征賦注引
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儀禮士冠禮載合升鄭注在
鼎曰升在俎曰載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士喪禮設
豆右菹鄭注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此皆許設飪之
義正字當作𩞁也廣雅釋言云𩞁設也此正用說文義
其他又有別義而作𩞁者如古文尚書凡載皆作𩞁石
鼓文迺車𩞁道又𩞁西𩞁北漢鄭季宣殘碑觀國之光
𩞁口口帝雖筆迹各有不同要皆𩞁字之變又廣雅釋
詁云𩞁詞也玉篇丮部云𩞁始也亦以載古通作𩞁故
凡爲載字之義者亦可作𩞁也

門部

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

今經典作鬬、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孟子離婁、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據說文本部、鬭、遇也、从鬥斲聲、經典如穀洛鬭、不過是二水相遇、日月鬭蝕、不過是日月相遇而食、非眞如兵杖相接、正字當作鬭、其他如檀弓離婁諸鬬字、則正字乃鬥字、後人廢鬥字不用、于是統作鬬矣、

鬩恆訟也从鬥从兒兒善訟者也

今經典多从鬥作鬩、如詩常棣兄弟鬩于牆、左傳二十四年傳、引詩兄弟鬩于牆、爾雅釋言、鬩、恨也、禮記曲禮鄭注、很、鬩也、引詩兄弟鬩於牆、國語周語、兄弟讒鬩、亦

引詩兄弟鬩于牆之類陸釋文本亦从門作鬩唐石經及天聖明道本國語竝同則其譌久矣不可不援說文以正之

又部

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

今經典作右如禮記入左入右先左先右居左居右由左由右尚左尚右左佩右佩左射右射左轂右轂左朐右末之類正字皆又字也今又止訓爲再而ナ手又手作左右而本義亡矣

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

今經典往往作佑如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說命佑我

烈祖、金縢、𢿱佑四方、周官、以佑乃辟之類、其他仍作右字者尚多、蓋俗以右爲左右手之右、故復作佑以別之、不知左右手之右、又字卽是也、說文無佑字、六書正譌云、右、別作佑、非、

厷臂上也从又从厶或从肉作肱

今經典皆从或體、如易豐卦、折其右肱、詩無羊、麾之以肱、國語齊語、有拳勇股肱之力、之類是也、今漢書尚作厷、見王莽等傳、師古曰、厷、古肱字、又書益稷臣作朕股肱耳目、古文尚書作厷、

父矩也家長率敎者从又舉杖

九經字樣作父、云說文作攵、隸省作父、按隸北海相景

君銘黃朱邵又尚不失說文之意

叜老也从又从宊闕或从人作傁

今經典多作叟亦有作叜者國語齊語合羣叜亦有从或體而變者左宣十二年傳趙傁在後一切經音義卷十六云叟古文叜傁二形然叟實別一字也說文㘽部云叟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與叜字音義迥異

燮和也从言从又炎讀若溼

今經典往往作燮如書洪範燮友柔克周官燮理陰陽詩大明燮伐大商左文五年傳楚公子燮爾雅釋詁燮和也之類字鑑云俗下从火作爕誤說文炎部又有爕

字、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音與燮同、

叏分決也从又屮象決形徐鍇曰彐物也丨所以決之

易夬正字當作此、今作夬、隸省變漢碑凡偏旁从叏者多作夬、亦俗變之漸、

㕞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　刷刮也从刀㕞省聲禮布刷巾

今經典統用刷字、據說文、周禮凌人、秋刷、爾雅釋詁、刷、清也之類、正字當作㕞、刷巾亦當作㕞、說文引禮、明假借通用義、非正字也、刷巾者禮記玉藻浴用二巾鄭注、謂刷去垢也、是以刷爲刮、考工記所謂刮摩、

㞋治也从又从尸尸事之節也

按从又、又手所以治事也、此即𠬝事之𠬝、經典中如論語爲政有事弟子服其勞、詩六月共武之服、蕩曾是在服、噫嘻亦服爾耕、爾雅釋詁服事也、此類並當作𠬝爲正、今皆統作服、乃服字之隸變、說文舟部服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音同義異、

叏滑也、詩云叏兮達兮、从又中、一曰取也

此爲叏達正字、今詩子衿作挑、說文辵部亦引作挑、小徐本又作佻、皆譌語假借、取聲不取義、非正字也、釋文引說文作叏、蓋亦有舉正之意、

叚借也、闕　假非眞也、从人叚聲、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

按一曰至也。說文彳部有徦字，云至也，从彳叚聲。葢彼爲正字，此爲通借字也。段云借，假云非眞，借即非眞，二字似通，葢古今字，而今經典祗用假字，如書伊訓假手于我有命，禮記曲禮祭器衣服不假，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左桓六年傳取于物爲假，孟子盡心久假而不歸，國語晉語無必假手於武王，周書皇門解假余德憲，又詩小弁假寐永歎，左宣二年傳坐而假寐之類。六書正譌云：叚，非眞也，从皮从二。凡物之眞僞襍者，莫如皮，會意。又借爲假借字，隸作假通。按段字說文之解雖闕，要其字在又部，伯琦以爲从皮从二，其說與許君兩岐，而其云假爲段

之隷作恐自屬確不可易之論集韻云段通作假

ナ部

ナナ手也象形 臧可切

今經典作左按左見說文部首手相左助也从ナ工則箇切徐鉉曰今俗別作佐按如許義易泰象傳以左右民書益稷予欲左右有民詩長發實左右商王周禮士師以左右刑罰與左手右手義有動靜之分而字各異今經典祇作一字而又嫌左為左手左助往往更別作佐

史部

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今經典作史九經字樣云隸省按隸見景北海武榮韓敕等碑

聿部

肄習也从聿希聲篆文作肄

今經典从篆文周禮小宗伯肄儀儀禮聘禮未入竟壹肄禮記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內則請肄簡諒學記宵雅肄三左文四年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但譌聿爲聿

考說文聿从又持巾手之疌巧也尼輒切聿从聿一聲所以書也余律切今人多混亂

聿部

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

筆秦謂之筆从聿从竹

按據說文二字似一字皆書具也今經典祇用筆字如禮記曲禮史載筆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而聿祇爲發聲之詞如書湯誥聿求元聖詩文王聿修厥德大明聿懷多福於是唐韻聿音余律切筆音鄙密切後代字書相承截分爲二字六書正譌云柳子厚文作聿牘則唐人尚目聿爲筆字隸作筆

𦘠著也从聿者聲

今經典作書五經文字云說文作𦘠石經作書

畫部

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古文省作畫亦作劃胡麥切

今經典有胡麥胡卦二音而字統作畫禮記檀弓畫宮
而受弔焉左襄四年傳畫爲九州穀梁桓六年傳以其
畫我論語雍也今女畫爾雅釋邛途出其右而還之畫
邛此胡麥音也書顧命畫純周禮司常皆畫其象焉考
工記畫繢之事儀禮鄉射禮畫以虎豹畫以鹿豕爾雅
釋言畫形也此胡卦音也俗以畫繪作畫界畫作畫近
代字書直以畫爲俗畫字不知說文字本作畫胡麥切
借作胡卦切畫並非俗字亦不必分爲二字自漢韓勑
逢盛等碑作畫爲畫于是畫轉爲正字而畫轉爲俗字
矣玉篇書部云畫胡卦切形也繪也雜五色綵也俗作
畫又乎麥切分也計也策也界也止也古文作畫劃說

文作畫。○說文刀部又有劃字云錐刀曰劃从刀从畫畫亦聲呼麥切與此古文劃恐屬一字

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从日

今經典作晝隸省漢桐柏廟碑晝夜作晝後遂因之

隶部

隸附箸也从隶柰聲篆文作隸从古文之體

今經典作隸九經字樣作隸云周禮女子入于舂稾男子入于罪隸隸字故從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其說與說文不同未詳何據考漢碑亦皆作隸作隸無从隶者殊不可解字鑑云說文作隸篆文作隸今从篆省俗作隸隸

殳部

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

今經典从几案之几作殳書舜典讓於殳斨詩伯兮伯也執殳周禮司戈盾授旅賁殳考工記總目及廬人職殳長尋有四尺竝當作殳爲正凡从殳者放此

敲擊頭也从殳高聲 口卓切 敲橫擿也从攴高聲 口交切

左定二年傳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杜注奪閽杖以敲閽頭也據義是敲字陸氏釋文緣說文有敲敲二字游移無定故兩引之曰說文作敲 今本作敲傳刻譌 云擊頭也又曰訓此敲字云橫擿也而作音亦無定既曰苦孝反

又苦學反、又曰口交反、又口卓反、大抵苦孝口交爲敲字作音也、苦學口卓爲𣪊字作音也、如杜義當以作敲爲正、廣韻四覺𣪊、𣪊打頭、玉篇殳部、𣪊擊頭也、字林亦同、見陸氏釋文、則以𣪊爲敲頭、自是古字書相承如此故杜云以杖敲關頭、或杜所見本本作𣪊也、

殿擊聲也从殳屍聲

今經典多用爲鎭殿義、而字从㞟作殿、詩采菽殿天子之邦、左成二年傳此車一人殿之、襄十四年傳子蟜殿十六年傳、寘詩戎車之殿、二十三年傳大殿、論語雍也奔而殿、又詩板民之方殿屎之類皆是、从尸㞟聲、説文無㞟字、各字書亦無此、亦隸變、漢白石神君碑、改立殿

堂左聲、政如此作、

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　鍛小冶也从金段聲

按二字音義俱同亦古今字、今經典二字並用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左襄二十年宋褚師段、字子石、鄭印段字子石、襄三十年、鄭公孫段字子石、作段、書費誓鍛乃戈矛、詩公劉、取厲取鍛、儀禮喪服鍛而勿灰、周禮考工記函人、凡甲鍛不摯、作鍛、又考工記段桃、禮記曲禮鄭注作鍛桃、釋文本作段云本又作鍛、尤見二字通用今人祇知段爲體段之段椎段專作鍛字矣、

𣪠妟怒也一曰有決也从殳𣪊聲

今經典作𣪊隸省漢碑尚有作𣪊者修華嶽碑樊府君

諱𣪊

殳部

𣪊𣪊也从殳𢆶聲籀文作𣪊

周禮考工記多有𣪊字玉人鄭注抒𣪊也矢人參分其長而𣪊其一梓人凡𢶸𣪊援簭之類匠人凡爲防其𣪊參分去一大防外𣪊弓人凡相角秋𣪊者厚春𣪊者薄爲柎而發必動於𣪊釋文於矢人云𣪊本又作𣪊於玉人云𣪊本或作𣪊又云𣪊字之異者今按實即籀文𣪊字傳寫者誤𠘧爲門誤𠬝爲人故遂作𣪊玉篇止有𣪊字無𣪊字廣韻始有之入十六怪云與𣪊同見周禮五

經文字入門部云見考工記竝失之不審至類篇殺部
又謂說文失收殺字故集韻今不載亦攷說文而不審
且集韻之意網卽殺字旣有網字不必更有殺字也
几部
𠑹舒𠑹鶩也从鳧几聲
今經典作鳧亦或作鳬按几部首云鳥之短羽飛几几
也象形讀若殊故爲聲今从几案之几非聲矣
寸部
㝷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彡
聲此與𤔣同意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
今經典作尋九經字樣云說文作𢔊𢔊省作尋作尋者

譌、一切經音義卷十七云尋或作㝷同、按㝷乃尋字傳寫之譌、㝷乃正字、非或體也、

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

今經典紡專作塼、詩斯干載弄之瓦、鄭箋瓦紡塼也、又作甎、爾雅釋宮瓴甋謂之甓、郭注甗甎也、釋文甎字林作塼、詩釋文又云塼本又作專、足見唐以前本固有作專者、此古字之遺也、

尃布也从寸甫聲

易說卦傳震爲旉、正字當作尃、釋文旉、王肅音孚、干云花之通名、鋪爲花貌謂之藪、本又作專、如字、專疑卽尃字形近之譌、然其下又引姚云專一也、鄭市戀反、則其

又作尃、似非専字之譌也、

𤿭部

𤿭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夐省讀若耎一曰若儁古文作[illegible]籒文从夐省作𤿭

今經典作甍、考工記總目鄭司農注、蒼頡篇有鞄甍、鮑人職司農注同、釋文、甍、柔革工、葢俗傳寫之譌、正字當作𤿭、六書正譌謂治皮革者以瓦爲竈而反覆熏揉之故从四从北、北者反覆之狀會意、其說甚有理、然未知與說文合否、葢篆文下似从瓦、而許君之說實不言及故未敢信也、宋本周禮作𤿭、說者謂𤿭與瓦形相近而譌、今考說文尸部有屍字云柔皮也、从申尸之後、尸或

从又入善切徐鍇本云柔皮从尸申尸之後也或从又女展反則今本說文䰃字下似从瓦恐實係㞋字蓋从㞋而㞋亦聲文有脫誤耳宋本周禮是也可訂說文之誤又作叉所謂或从又

𦐇羽獵韋絝从𠔘灷聲或从衣从朕作𧝐虞書曰鳥獸𧝐毛

毳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毳毛大徐本作氄此據小徐本

按𧝐𦐇之重文大徐本而隴切小徐本乳恐反此堯典氄毛之氄之正字毳大徐本而尹人勇兩切小徐本祇而尹反此堯典毛毬之毬之正字毳與毬古音相通故今本作毬後儒多以毳爲氄之正字大徐疑不能定故附人勇一切其實祇宜切而尹也廣韻亦祇而尹一切

在十七準主篇有而勇而允二切與大徐略同但以而勇爲正音以氄爲毴之重文則更亂矣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鄭注謂中秋鳥獸毴毨即此引虞書鳥獸毴毛毨即毛字之譌後儒因今書鳥獸毛毨遂將毛字換作毨陸氏周禮釋文亦不加審察漫音毴爲毛毨先典反獨不思毴乃从毛隼聲毴即𣯛之省作豈可音毛若以𣯛毛爲文倒安知孔壁古文不顚倒毛毨作𣯛毛乎有許鄭二書相同互證亦可徵信矣曩余爲引經考證曾以𣯛爲氄之正字褎之重文茲細審似覺未安特爲此論以存疑案云氄說文無其字故正字作褎毨與毴同在毛部注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義與毴

字同故古通用集韻二十七銑毨或作𣯍𣯍恐卽𣯍字之譌此足徵二字古通但據說文正字作𣯍故特引虞書曰鳥獸𣯍毛

攴部

攴小擊也从又卜聲

今經典偏旁作攵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攴今依石經作攵○俗有扑字經典常用之此攴葢卽扑之本字也集韻云攴或作撲扑按撲說文卽㩧撲之撲攴與撲葢古今字扑卽攴之俗變故亦通作實則有攴不當更有扑也

肇擊也从攴肈省聲 肈在戈部以和帝名無解義

按五經文字祇收肈字謂作肇譌今據說文元有二字徐鉉引李舟切韻肇亦訓擊徐鍇謂當訓始故从戈肁聲今按肇擊義于經無文始也之訓見周書謚法解及爾雅釋詁又書舜典肇十有二州仲虺之誥肇我邦于有夏武成肇基王迹傳詩生民以歸肇祀維清肇禋迄用有成傳小毖肇允彼桃蟲箋大戴記夏小正狸子肇肆傳但字从攴不从戈或者今經典相承失也然如五經文字所云竟似古無此字則非矣

敃彊也从攴民聲

今經典作暋書康誥暋不畏死孔傳暋強也立政其在受德暋孔傳大惡自強爾雅釋詁暋強也又作昬書盤

庚不昬作勞孔傳不強作勞於田畝是昬亦爲強爾雅釋詁作暋云暋強也盤庚釋文昬本或作暋據說文正字並當作敯又說文本部敯冒也从攴昬聲引周書敯不畏死是作暋於義亦通惟不當作昬說文有昏無昬日部云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呼昆切此昏旦之昏音義俱異今盤庚作昬或敯字之省說文又有忞字心部忞彊也从心文聲引周書在受德忞恐敯忞一字分見兩部耳

𢻫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今經典統用施字書臯陶謨翕受敷施之類正字當作𢻫施說文㫃部云旗皃从㫃也經典如齊欒施字子旗

見左昭三年傳鄭豐施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孔晁注施所以爲旄羽珥正是此字敷施乃假借字非正字也

敷𢻫也从攴尃聲

今經典作敷當作敷爲正

𢿣數也从攴麗聲

詩文王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毛傳鄭箋俱以麗爲數孟子離婁趙岐注同正當作此𢿣字今作麗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義異

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

此爲攽分字經典凡頒班字訓爲分者俱當用此字今

皆作班文作頒假借字也周書乃惟孺子頒今洛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作頒孔傳順文解頒爲分正義遂引說文頒分也以實之殊不然也說文實無此訓頁部云頒大頭也一曰鬢也與分義絕不相涉惟班字有分瑞玉之訓然詳許君意不泛用爲分布義則頒分班分正字當作攽也今廢攽字不用于是攽分統用頒班而借義奪正義矣

改更也从攴己　古亥切　攺毅攺大剛卯以逐鬼鬽也从攴巳聲讀若巳　余止切

今經典改更改易多作攺者寫刻之誤總之經典祇有改字無攺字五經文字云改從戊己之己

叓改也从攴丙聲

今經典作更、九經字樣云、叓、說文、更、隸省、按漢韓勑碑、更作二與魏受禪表更姓改物政作更今俗因之、

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

今經典作勑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作勑書益稷、勑天之命、詩楚茨既匡既勑、按勑說文所無勑、力部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音義俱異、正字當作敕、○說文本部文有𢿱字云擊馬也、从攴朿聲楚革切與敕字異、

斂收也从攴僉聲

今經典从攵作斂此隸變也、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攴右經作攵、其有从欠作歛者說文無歛字玉篇廣韻類篇

集韻等字書始有之並訓爲欲音亦與歛異是別一字惟類篇於歛字下並引說文斂字之訓又曰聚也直以歛與斂爲一字則疏矣

敹擇也从攴𡱝聲周書曰敹乃甲胄

今書費誓本多作穀文作殺均誤其有作敹者稍爲近之陸釋文本作敹岳氏本同惟唐石經作敹不失說文之意

敶列也从攴陳聲

今經典作陳陳說文𨸏部云陳宛丘舜後嬀滿之所封从𨸏从木申聲義異正字當作敶顏師古漢書五行志注謂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字則作陳更無別

體顏氏家訓書證亦謂行陳之義取於陳列此六書爲假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不知說文戰陳行陳自有敶字爲敶列義陳無陳列義也漢隸司農劉夫人碑復變陳爲陣時俗因之專爲戰陣行陣之陣則更非矣、

救止也从攴求聲　捄盛土於梩中也一曰擾也詩曰捄之陾陾从手求聲

今經典釋文二字往往通用爲救助字如禮記大學鄭注不能救之釋文本作捄之左昭十一年傳杜注捄猶救助也釋文本作捄助又漢書八皆謂多用古字而詩谷風匍匐救之谷永傳引作捄之其他以捄爲救者甚

多師古注概以爲古𢿱字、婁機因之收入班馬字類、則太無檢別矣、不可不援說文以正之、

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兌聲 徒活切

今書呂刑作奪、奪說文本字作奪、奞部云、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疑奪與俗脫去之脫同義、如素問通評虛實論、精氣奪則虛、王冰注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是也、但字書無此解而唐韻與敓並音徒活切、廣韻以敓爲古奪字、並引古周書敓攘矯虔、則敓與奪古今字異、說文分入奞攴二部、未可知也、經典中如禮記大學爭民施奪、論語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孟子梁惠王不奪不饜之類、古字並當爲敓字、

赦置也从攴赤聲或从亦作赦

今經典有从或體作赦、書允征先時者殺無赦、釋文赦、亦作赦是也、故五經文字云、赦赦二同、而校釋文者直以赦爲俗字過矣、

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攸字作汥

按攸字本从水省、故說文更無从水之滺字、今經典有滺字、詩竹竿淇水滺滺、陸氏本作攸、云本亦作滺、今本固贅、陸氏亦不得其正也、五經文字云、滺字書無此字、見詩風、亦作攸、今按作攸者爲正、凡若詩黍苗悠悠南行、載馳驅馬悠悠、恐竝當作攸爲正也、

敀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　撫安也从手無聲一曰循

也　竝芳武切

按二字音義俱同蓋一字也故玉篇云攴或作撫廣韻云撫攴同今經典祇用撫字無作攴者蓋攴字廢不用矣然說文攴部攴敉聯文統觀全書大例多互相訓經典如爾雅釋言敉撫也又周書多用敉字大誥敉寧武圖功敉寧王大命洛誥亦未克敉公功孔傳順文為訓俱為撫竊謂此等撫字據說文定當作攴不作撫今作撫者乃後儒習見撫少見攴順筆書之而不覺也蓋習俗相移即說文本書敉攴也亦改攴為撫姑無論他書也又七經孟子考文有足利學古本大誥洛誥諸敉字竝作撫竊恐亦是攴字而譌為撫

敦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从攴𦎫聲

今經典作敦按𦎫說文亯部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故敦淳等字以𦎫爲聲今从享說文部首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篆文作亯許兩切隸从篆文變作享敦淳字从之非聲矣不可不援說文以表形聲之義

敦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从攴𦎫聲 都昆切又丁回切

𢥞厚也从心𦎫聲 都昆切

今經典惇厚義敦惇並用禮記中庸敦厚以崇禮左成十六年傳民生敦厖國語周語敦厖純固孟子萬章盡心薄夫敦此固敦厚義也即如易艮敦艮臨敦臨左僖

二十七年傳說禮樂而敦詩書昭二十三年傳敦陳振旅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禮記曲禮敦善行而不怠樂記及夫敦樂而無憂中庸大德敦化詩北門王事敦我常武鋪敦淮濆閟宮敦商之旅孟子公孫丑使虞敦匠事周書太子晉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爾雅釋詁敦勉也若此之類不可悉舉注家並訓爲厚皆以敦爲惇也其用惇字爲厚義者如書舜典惇德允元皋陶謨惇敘九族勑我五典五惇哉武成惇信明義洛誥惇宗將禮其大惇典殷獻民國語周語犬戎樹惇晉語守學彌惇鄭語以淳燿惇大禮記內則皆有惇史爾雅釋詁惇厚也此類雖亦不少然與敦字對待互用竟不知

埶爲正埶爲借矣故五經文字云惇都昆反厚也與敦同蓋亦因經典二字互用而爲是言也是不可不舉說文以正之

斁閉也从攴度聲或从刀作㓩

書費誓杜乃擭傳謂杜塞捕獸機穽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正字當作斁杜乃擭周禮雍氏注作斁乃擭費誓釋文云杜本又作斁漢書王陵傳杜門字亦作斁今經典作杜假借字也或从刀作㓩今經典以爲治木之名音鐸爾雅釋器木謂之㓩是也

斁斁盡也从攴畢聲

今經典作畢書大誥攸受休畢詩無羊畢來既升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士昏禮從者畢元端士喪禮畢塗屋禮記月令以畢春氣郊特牲國人畢作玉藻笏畢用也左莊二十九年傳龍見而畢務日至而畢公羊昭十五年傳戶事畢而往穀梁閔二年傳喪事未畢而舉吉祭襄十九年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爾雅釋詁畢盡也之類據說文正字當作𣪘今作畢說文華部畢田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音同而義異後人廢𣪘字不用故統用畢

收　捕也从攴丩聲

今經典作收拔攴後漢石經作攵故經典凡从攴之字

俱作攴、丩音鳩、故爲聲變丩爲廾大謬、

攷敂也从攴丂聲

今經典統作考、詩山有樞弗鼓弗考、毛傳考擊也、說文老部考老也、从老省丂聲、考擊當作攷、

敂擊也从攴句聲讀若扣

今經典惟周禮作敂、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其他多作叩、公羊僖十九年傳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論語憲問、以杖叩其脛、孟子盡心昏暮叩人之門戶、說文無叩字、祇有訂字、言部、訂扣也、如求婦先訂叕之、从言口、口亦聲義異、手部、扣牽馬也、从手口聲、義亦異、

⿰豖攴擊也从攴豖聲

詩兔罝椓之丁丁七經考文云古本作㧻註同按說文無㧻字葢以㪔爲㧻也

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

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孔傳訓椓爲椓陰鄭注謂椓破陰詩召旻昏椓靡共鄭箋椓椓毀陰者也此類竝當作斀爲正字林作斀類篇集韻引云斀去陰刑今作椓說文木部椓擊也从木豖聲詩兔罝椓之丁丁斯干椓之橐橐義尚相通與斀義迥異玉篇作劅云劅刑也說文無劅字

𣀒棄也从攴𠷎聲詩云無我𣀒兮

今詩遵大路作魗毛傳魗棄也釋文本亦作𣀒又作敼

按說文無譺字歒卽𣢾之隸變毛傳與說文義同釋文引古本字又與說文合則古本作𣢾當如說文也又篆从𠷎之字隸似不定作壽說文老部壽从老省𠷎聲作壽與𠷎別一字

敍次弟也从攴余聲

今經典往往作敘五經文字云作敘譌又多作序假借字

敍次弟也从攴余聲　序東西牆也从广予聲

按二字音同而義異今經典凡次敘義與序字通用似敘序直爲一字惟庠序東序西序祇作序不通作敘耳故孔穎達疏杜氏春秋左氏傳序謂序與敘音義同不

知說文義惟庠序東序西序作序其他凡次序義與易序卦書序詩序並當作敘亦作序其作序者聲同假借

敎部

敎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𡥈

按此字經典固多不誤然往往有作教者俗儒以筆畫小異無關義要也然偏旁𡥈與孝迥別𡥈在子部效也从子爻聲古肴切孝在老部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呼教切亦不可不辨漢隸作教或作敎尚不失六書之意九經字樣云敎作教者譌

斆覺悟也从敎从冂冂尚矇也臼聲篆文省作學　胡覺切

今經典斆學作二字用書盤庚斆于民說命惟斆學半

其明證也、然斆學半、禮記學記作學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其他以學爲斆者甚多、禮記檀弓、叔仲皮學子柳、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學正學干、籥師學戈、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記、學不躐等也、此類釋文竝戶孝反、音效、教也、然皆作學不作斆、可知學卽斆字一字二音二義、經典原不分作二字、其分作二字用者、乃偶然耳、

卜部

叶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

書洪範、明用稽疑、七稽疑、據說文當作叶、徐鍇繫傳云、

今文借稽字。郭忠恕汗簡云。卟。稽字見王庶子碑。

𠧴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

書洪範。曰貞曰悔。孔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悔正字當作𠧴。蓋貞从卜。則悔字亦當同。說文本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

𠁻灼龜坼也从卜兆象形古文省作兆

今經典从古文。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陸氏釋文本作𠁻。官本从釋文。而亦不盡改。惟此一節經注俱作𠁻。

用部

𤰈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

今經典作庸。五經文字云。說文作𤰈。相承隸省作庸。

葡具也从用苟省　備愼也从人葡聲 並平祕切

今經典統用備字據說文如儀禮士冠禮禮儀既備鄉飲酒鄉射大射燕禮正歌備特牲饋食禮宗人舉獸尾告備周禮小宗伯告備于王國語周語財以備藏楚語四封不備一同吳語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此類並當作葡禮記祭義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月令備邊竟大戴記小辨事戒不虞曰知備國語周語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此類皆謹愼戒備意則備實正字也後人混合爲一故祇有備字無葡字矣

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

此字經典固多不誤然往往有作甯者有作寗者五經

文字云說文作甯隸變作寗則此字之變亂久矣不可不據說文以正之

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

據說文此字與寧願詞同意故徐鍇傳云甯猶寧也俗言寧可如此爲甯可如此今經典惟以甯爲邑名人名無以爲願詞者葢凡甯可統用寧可觀左僖七年盟于甯母穀梁作寧毋公羊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左氏穀梁作寗亦可見

㸚部

棥藩也从爻从林

今經典作樊詩東方未明折柳樊圃青蠅止于樊爾雅

釋言、樊、藩也、正字當作棥、樊、說文作𢽍、廾部云、鷩不行也、从廾从棥、棥亦聲、𢽍傳云、鷩、猶縶也、鷩隼之屬、見籠不得出、以左右攀引外也、義異、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六終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七

餘姚邵瑛學

㝵部

𡿺營求也从㝵从人在穴上

今經典作夐或作敻如穀梁文十四年傳夐入千乘之國詩擊鼓于嗟洵兮釋文洵韓詩作夐之類徐鍇曰夐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攴所指畫也變攴爲夊非六書之意此亦隸變之謬漢張表碑鏤金石分夐不亡政如此作後遂因之其有作敻者則攴之變文五經文字作夐亦攴之隸變

目部

眩目無常主也从目玄聲　眴目搖也从目旬省聲或从旬作眴 竝黃絢切

按二字音同而義亦相近故一切經音義卷十一有眩古文作眴之言而孟子滕文公若藥不瞑眩音義亦曰瞑眩又作眠眴漢書揚雄傳目冥眴而亾見亦作眴

䀹目旁毛也从目夾聲

今經典作睫爾雅釋鳥鷺舂鉏郭注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釋文云睫字又作䀹說文云目旁毛也三蒼云睫毛也說文無睫字正字當作䀹史記扁鵲倉公傳忽忽承睞作䀹

睅大目也从目旱聲或从完作睆

今經典以睅睆爲二字左宣二年傳睅其目作睅詩杕杜有睆其實大東睆彼牽牛禮記檀弓華而睆作睆釋文竝無以爲睅睆相通者據說文實一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倉頡云睆目出貌則睆與睅一字古義如此且詩禮義原屬可通也

眅多白眼也从目反聲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

今左襄二十二年傳鄭游眅將如晉本多有从日作昄者釋文本亦同均譌日部昄大也从日反聲此土宇昄章之昄

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

按虞書恐周書之誤蓋指吕刑耄荒文也此耄荒字最

多異文周禮大司寇鄭注引書王耄荒禮記樂記鄭注兩引書王耄荒釋文本俱作旄羣經音辨禾部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是鄭讀耄作秏按旄秏說文皆别有正義㫃部旄幢也从㫃从毛毛亦聲禾部秏稻屬从禾毛聲皆假借字與荒聯文義爲耄亂荒忽正字當作眊此字漢書多用之武帝紀元狩元年詔云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眊悼之人彭宣傳云年齒老眊師古注以眊爲古耄字不知耄古實作𦒿見說文老部云年九十曰𦒿从老从蒿省眊非耄之古字也釋文耄本亦作𦒿此即𦒿字之傳寫誤無足深論然但知耄之當作𦒿而不知耄荒之當作眊亦失之

疏、

睨衺視也从目兒聲　覞旁視也从見兒聲

按二字音義不遠恐屬一字今經典祇用睨字如禮記中庸睨而視之左哀十三年傳余與褐之父睨之無作覞字者蓋覞字廢不用矣正字通以爲覞與睨通得之、

眈視近而志遠从目冘聲

易頤虎視眈眈俗本多作耽、譌釋文本及宋本並作眈與說文合婁機漢隸字原釋張壽碑覞覞虎視云覞覞卽眈眈誤眈爲耽疏矣、

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

今經典作睘詩杕杜獨行睘睘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睘

石經作矍見詩凡還擐之類皆从瞏、

睹見也从目者聲古文从見作覩

今經典二字竝用、如易文言聖人作而萬物覩禮記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

睽目不相聽也从目癸聲

此易睽卦之睽釋文引序卦云乖也雜卦云外也、又引說文云目不相視也、六書故云反目也、因之爲睽乖今本有从日作暌者譌說文無暌字、

眛目不明也从目未聲 莫佩切

眜目不明也从目末聲 莫撥切

按二字義同而音異左僖二十四年傳、目不別五色之

章爲眛、據說文當作眜、今作眛、各本皆同、陸氏釋文本亦同、而音爲妹、此音是而字乖也、至公羊隱元年經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穀梁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釋文、眛、亡結反、音蔑、地名、左氏作蔑、則音與目傍不誤、而末譌爲未、公羊昭十五年吳子夷眛卒、釋文、眛音末、本亦作末、則音是而字更乖、自旁與末俱誤、直爲冥昧之昧矣、

脈目財視也从目𠂢聲 莫獲切 覛衺視也从𠂢从見籀文作脈 莫狄切

今經典有覛字、無脈字、爾雅釋詁、覛相也、郭注謂相視也、國語周語順時覛土、韋注、覛視也、而據陸德明釋文

宋庠補音字俱音脈乃說文眽字之音非覛字之音玉篇二十一麥覛音同脈引爾雅云相也又曰說文本莫狄切衺視也是明以爾雅音脈而在說文音義則別一字也然則據說文釋詁周語作眽不作覛釋詁釋文云覛字又作眽是唐以前本有作眽者今本釋文譌作脈傳刻失眞也○俗有覔字卽覛字之譌漢書揚雄傳眽隆周之大寧師古注眽卽覓字不知覓乃覛之譌文古嘗作覛爲覓故譌作覓

𥌂 視也从目監聲 古銜切

據說文經典凡泛用監視當作𥌂今通用監集韻云𥌂通作監則正字當作𥌂也

睠顧也从目𢍏聲

按𢍏說文廾部摶飯也从廾釆聲讀若書卷隸作𠔉睠顧字經典固多不誤如書大禹謨皇天眷命詩皇矣乃眷西顧之類然往往有作睠者如詩大東睠言顧之小明睠睠懷顧皇矣釋文亦云眷本又作睠是俗不知𢍏本諧聲而又从目卷聲也說文無睠字統當作眷爲正

瞯戴目也从目閒聲江淮之閒謂眡曰瞯

爾雅釋畜一目白瞷作瞷陸氏釋文本作瞯云本又作瞷引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瞯又引說文云戴目也按一目白之瞯說文馬部自有驠字考正已詳本字今如陸氏所引亦當依說文作瞯今作瞷作瞯竝

非○又按江淮之閒謂眂曰瞯是卽瞯眂字今孟子作瞯又作瞷滕文公篇陽貨瞷孔子之亡也趙注瞷視也離婁篇王使人瞷夫子趙注瞷視也詳文義只是一字而字當作瞯今分爲二字孫奭音義瞷或作瞰同音勘瞷古莧切又音閑隨字作音游移騎牆疏矣說文無瞷瞰字瞷夫子葢本作瞯固正字也俗誤以閒爲閑故瞯亦誤作瞷

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从目蒙聲

今經典作蒙易蒙亨匪我求童蒙序卦傳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書伊訓具訓于蒙士正字當作矇蒙說文艸部云王女也从艸冡聲爾雅釋草云蒙王女又云唐蒙

郭注蒙玉女郎唐也此其義與童矇義迥異、

瞽目但有眹據說文當作眹隸作眹也　眹目精也从目灷聲新附

按新附字例不收錄茲以註解所有且細詳其字似不

應無故錄之今經典作眹如周禮春官序官瞽矇司農

注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其有作眹者

更俗作譌、

睉目小也从目坐聲

書益稷元首叢脞哉郎用此睉字今作脞變从目爲从

肉俗誤也徐鉉周伯琦竝云、

瞚開闔目數搖也从目寅聲舒閏切　眣目不正也从目

失聲丑栗切

今經典公羊文七年傳、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何注、以目通指曰眣、陸德明作眣、（今本作眣傳刻譌）云音舜、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成二年傳、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釋文、眣音舜、又丑乙反、又達結反、按音舜為眣字作音、即為瞚字作音、（玉篇廣韻瞚瞬同、眣亦同）又丑乙反、又大結反、達結反、則為眣字作音、是从舜音當為瞚、或作眣、从丑乙大結達結二音、當為眣、然說文無眣字、眣為目不正、於目指使義不相入、正字當作瞚、疏云、言其用目眂之、而并指向魯、若今時瞬眼矣、徐鉉曰、瞚、今俗別作瞬、作疏者、正從俗以曉人、可知字本作瞚、莊子庚桑楚、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瞚、動也、是也、陸釋文及唐石

經作眹於六書之義亦未爲得

盻恨視也从目兮聲　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

今經典統作盼孟子滕文公使民盻盻然作盼詩碩人

美目盼兮論語八佾美目盼兮亦作盼諸本皆同陸氏

釋文本亦同此大謬也佩觽曰以盻恨之盻下計翻爲盼四莧翻兮其順非有如此者

眉部

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

今經典作眉五經文字云眉說文眉經典相承隸省按

漢碑常有之漢書揚雄傳何必颺纍之蛾眉師古注眉

古眉字

省視也从眉省从屮古文从少从囧作𡮐

今經典作省參用古文、

盾部

瞂盾也从盾犮聲

詩小戎蒙伐有苑、釋文、伐、本或作瞂、瞂从盾又从戈、無

義乃瞂字之譌、筆畫相近故譌、玉篇引詩作蒙瞂有苑

是古本固作瞂、玉篇又云䞾、同瞂、今詩作伐假借或瞂

譌爲戭、而戭𢦏之盾、又爛脫中閒之直而成伐、周書王

會鮫瞂利劒爲獻孔晁注、瞂、盾也、政此字也、

白部

者別事詞也从白𣥠聲𣥠古文旅字

今經典作者隸省漢碑多作者、

𥏼識詞也从白从亏从知

今經典作智隸省、

鼻部

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讀若畜牲之畜

五經文字曰、說文齅字經典相承隸省作嗅、論語借臭字為之、按張參所云、論語借臭字、即鄉黨三嗅而作文也、蓋唐時本如此、今亦作嗅、不作臭、說文無嗅字、臭、犬部、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以為以鼻就臭義、假借字、嗅則俗作也、正字當作齅、玉篇引論語三齅而作、亦作齅、漢書敘傳不齅驕君之餌、師古注、齅、古嗅

字、

皕部

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古文作奭今經典如書君奭、詩采芑路車有奭、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往往作奭、五經文字作奭、玉篇廣韻亦作奭、云說文作奭、

羽部

翰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鳥倝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按二字似屬一字然詳許義、天雞赤羽作翰、雉肥鶾音

作鶾。今經典多混用。爾雅釋鳥鶾天雞。字作翰。今反作
韓鶾。周書王會篇。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本字作翰。
郭璞引作鶾。易中孚。翰音登于天。禮記曲禮。雞曰翰音。
字作鶾。今反作翰。蓋以爲一字。故混用也。說文又有𩿨
字。隹部。𩿨。𩿨也。从隹𠦝聲。與翰鶾同音。爾雅釋鳥以爲
𩿨雉鶾雉

翄翼也从羽支聲或从氏作𦐃

今經典以此爲不翄字。作翅。見孟子告子。說文口部啻
語時不啻也。則不翄作啻翅乃假借字

𦐇翅也从羽革聲

詩斯干。如鳥斯革。釋文引韓詩作𦐇。云翅也。𦐇。即𦐇字

之寫刻誤宋本政作⿰革羽王氏詩考同廣雅釋器⿰革羽𦐊翼也𦐊卽翅字翅說文篆文作翄本部云翄翼也从羽支聲或从氏作𦐊𦐊翼同義毛傳革翼也政用韓詩義鄭箋謂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曲爲比附葢不審此革字古本作⿰革羽申毛傳而失其義也

羿羽之羿風亦古諸矦也一曰射師从羽幵聲　𢏚帝嚳䠶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

今經典作羿隸省按羿𢏚類篇集韻以爲二字詳說文聲義自是一字葢古今字耳汗簡云𢏚出古文尚書

翯鳥白肥澤皃从羽高聲詩云白鳥翯翯

今孟子梁惠王引作鶴鶴孫奭音義引張鎰云詩本作

翯翯。戶角切。古字假借。詩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

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从羽犮聲。讀若紱。

今周禮俱作帗。鼓人：鼓兵舞帗舞者。舞師：教帗舞。樂師：有帗舞。作翇爲正。帗，說文巾部云：帗，一幅巾也。从巾犮聲。讀若撥。音義竝異。

𦒉。翳也。所以舞也。从羽𣪊聲。徒到切

今經典多作翿。詩君子陽陽：左執翿。宛邱：值其鷺翿。又作纛。周禮鄉師及葬執纛。說文無翿纛字，作𦒉爲正。但翿纛一字。而爾雅釋言云：翿，纛也。纛，翳也。以一字遞相訓者，古今異字，必以此釋彼，而其義始明。猶釋詁嗟𨁐

也迺乃也之例也

翣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从羽妾聲

箑扇也从竹疌聲或从妾作篓 山洽切

今經典翣與箑多混用如儀禮既夕燕器杖笠翣禮記少儀不翣也明堂位周之璧翣周禮巾車輂車組輓有翣羽蓋據義皆箑也俗从說文或體作篓遂譌作翣釋文又譌篓爲萎明堂位釋文翣又作萎少儀釋文翣本又作萎皆篓之譌也扇之爲箑人人知之篓與箑一字人尠知之而篓與翣同以妾爲聲故俗儒遂以篓與翣作一字用

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从隹牙聲

雅今俗作鴉鵶烏於經少見然經注往往見之書古太誓流之爲鵰鄭注云鵶烏也詩小弁弁彼鸒斯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爾雅釋鳥鸒斯鵯鶋郭注雅烏也作雅亦作鴉作雅爲正按雅之音徐氏雖有五下烏加二切在說文義祇讀平聲自俗別作鴉爲雅烏字而雅于是讀上聲但爲大小雅之雅矣

雒鵋鵙也从隹各聲　鴼烏鸔也从烏各聲

據說文鵋鵙从隹作雒烏鸔从烏作鴼今爾雅釋鳥俱作鵅云鵅鵋鵙鵅烏鸔釋文各異其音鵋鵙之鵅音古客反烏鸔之鵅音洛字同而音異說文从隹从烏並音

盧各切字異而音同也

巂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㕯聲

今經典爾雅釋鳥巂周禮記曲禮立視五巂及从巂聲之字如鄰鑴觿攜儶之類往往有作嶲聲者譌考說文無嶲字廣韻始有之爲越嶲郡之嶲六經正誤云嶲音畦巂音髓从巂誤

雡鳥大雛也从隹翏聲一曰雛之暮子爲雡

今爾雅作鷚釋鳥云雛之暮子爲鷚與鷚天鸙之鷚同無所分別據說文鷚天鸙从鳥入鳥部雛之暮子爲雡从隹入隹部釋文云鷚說文作雡云鳥大雛也一曰雛之暮子也亦引說文以糾正也

離離（今本無此字，據義當有之）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从隹离聲。　鵹鵹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

按此二字似屬重文，一字分作二字，莫詳其故。今爾雅作鵹，釋鳥云：鵹黃，楚雀。郭注：即倉庚也。又作黧，云：倉庚黧黃也。郭注：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陸氏本並作鵹，云：詩傳作離，說文作鵹，云：其色黎黑而黃也。又（今作文誤）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似亦以說文離鵹為一字。鵹黧並說文所無，當作離，或作鵹為正。

雕鷻也。从隹周聲。籀文从鳥作鵰。

今經典从籀文作鵰。如詩四月毛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小宛毛傳：鳴鳩，鶻鵰。書古太誓：流之為鵰。凡鳥

名無作雕者其作雕者皆雕刻之雕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歷歷可據是一字而分爲二字矣皆不講六書但知鳥屬必从鳥不知隹亦鳥之短尾總名也不可不援說文以表之

雕　鷻也从隹周聲　彫　琢文也从彡周聲　凋　半傷也从仌周聲

今經典多以雕鷻爲彫琢以彫琢爲凋瘁如書顧命雕玉仍几考工記雕人禮記王制雕題交趾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少儀車不雕幾論語公冶長朽木不可雕也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以雕鷻爲彫琢也左昭八年傳民力彫盡國語周

語民力彫盡論語子罕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以彫琢
爲凋瘁也此皆由隸變漢劉寬碑疾雕飾尚樸素以雕
爲彫孔宙碑與朴口口彫幣以彫幣爲凋弊俗遂因之
宜以說文爲正
䧹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籀文䧹从鳥作鷹
今經典從籀省作鷹如詩大明時惟鷹揚禮記月令鷹
化爲鳩爾雅釋鳥鷹鶆鳩鷹隼醜之類皆是按䧹已从
隹籀文復加鳥似贅
䧳雖也从隹氐聲籀文从鳥作鴟
今經典从籀文作鴟如詩鴟鴞爾雅釋鳥茅鴟怪鴟梟
鴟國語吳語鴟夷之類

雁鳥也从隹从人厂聲讀若鴈　鴈鵝也从鳥人厂聲

據說文从隹者與从鳥者有別其義亦未知其審詳經典詩小雅鴻雁于飛左襄十六年傳賦鴻雁之卒章从隹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儀禮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穀梁莊二十四年傳羔鴈雉腒詩匏有苦葉雝雝鳴鴈禮記內則舒鴈翠周禮醢人鴈醢从鳥其義旨似有不同亦究未審其物之分別何在考說文鵝鴚鵝也漢書揚雄傳晉義引字林云鴚鵝鳥似雁云似雁則與雁自是二物鴚鵝一作駕鵝玉篇鴚與駕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弋白鵠連駕鵝是也藝文類聚引廣志云駕鵝野鵝也本草陶注云野鵝大于雁猶似家蒼鵝謂之駕

鵝許所云鵝殆謂此鴚故與大曰鴻小曰雁者有不同

鴚存以備參、

雓牟母也从隹奴聲或从鳥作鴑

今經典从或體而又變作鴐儀禮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鴐禮記月令田鼠化爲鴐大戴記夏小正田鼠化爲鴐爾雅釋鳥鴐鴾母又鴐子鶉變奴聲爲如聲恐因其字音如而誤也牟母釋鳥作鴾母公食大夫鄭注作無母月令鄭注作毋無釋文同、

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从隹戶聲籀文从鳥作鳸

今經典多作鳸爾雅釋鳥鳸鴳亦作鳸詩小宛交交桑扈桑扈交交桑扈鳸从籒文而隸稍變扈邑部云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从邑户聲義異

䧿䧿屬从隹𦎧聲

今經典作鶉隸變見漢度尚衡方等碑廣韻云鶉字林作䧿文云凡从𦎧者今作享同

雓䧿屬从隹酓聲籒文从鳥作鵪

今經典从籒文作鵪爾雅釋鳥鴽鴾母郭注鵪也周禮典同微聲鵪注鵪鄭大夫讀為鶉鵪之鵪今本誤鵪為鵪今據釋文本禮記月令田鼠化為鴽釋文引蔡云鶉鵪之屬喪服四制高宗諒闇鄭注闇讀如鶉鵪之鵪此皆從籒文也

雉繳射飛鳥也从隹弋聲

今經典作弋。易小過公弋取彼在穴。詩女曰雞鳴弋鳧與鴈。考工記弓人利射侯與弋。左哀七年傳好田弋。國語齊語田狩畢弋。論語述而弋不射宿之類。並當作雉爲正。弋說文厂部云弋橜也。象析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音同義異。

奞部

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

今經典从寸作奪。隸變。類篇集韻云說文作奪或从寸。漢北海相景君銘奪我慈父作奪。此變又爲寸之始後遂因之。

雈部

雈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　萑艸多皃从艸隹聲　萑薍也从艸雈聲

按从隹从𦫳爾雅釋鳥雈老鵵郭注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是其字胡官切从艸隹聲爾雅釋草萑蓷郭注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閒又名益母是其字職追切許云艸多皃而知其即爲蓷者說文列字蓷萑相接蓷下解云萑也是知與釋草所云實一事也从艸雈聲之字見于經最多易說卦傳震爲萑葦九家注萑葦蒹葭也詩七月八月萑葦毛傳薍爲萑其餘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儀禮特牲

饋食禮、藉用萑、公食大夫禮、加萑席尋、禮記內則、編萑以苴之、文周禮巾車、駹車萑蔽、皆其字也、亦胡官切、今三字多混成一萑字、雚蓷之字、亦有作雚者、周禮巾車亦其一也、竝誤、

雚小爵也从萑吅聲

詩東山、鸛鳴于垤、正字當作此、今作鸛、說文鳥部有鸛字、云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文見爾雅釋鳥、䳺作鸛、釋文、鸛音歡、音義俱異、

舊雖舊舊留也从萑臼聲

此字經典俱借爲新舊之舊、大概點畫尚多不譌、然不免變艹爲艸、變臼爲臼、中間隹字、亦或作隹、不可不援

說文以定之、

舊鴟舊舊留也从萑臼聲或从鳥休聲作鵂

今經典以舊爲新舊字鵂爲鵂鶹字爾雅釋鳥郭注今江東呼鵂鶹爲鴟鵂又曰怪鴟即鴟鵂也又曰老鵵木兔也似鴟鵂而小是與新舊之舊截然兩字也玉篇萑部云舊巨又切故也又許流切舊鶹今作鵂、

𦫳部

𠧧戾也从𦫳而𠔁𠔁古文別

今經典作乖易序卦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左昭三十年傳楚執政衆而乖九經字樣云說文作𠧧隸變作乖按漢郭仲奇碑命乖分政如此作、

首部

瞢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

今經典作矇詩靈臺矇瞍奏公毛傳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春官序官瞽矇司農注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國語周語矇誦晉語矇瞍不可使視韋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正字當作瞢今作矇說文目部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从目蒙聲論衡量知篇云人未學問曰矇此其義與目不明義異

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

鄭然蔑字明見左襄二十五年傳及注此政用說文而對文生義也其他祇用爲無末義者甚多然往往作蔑

變艹爲艸、變四爲冂、此甚誤也、雖點畫小異、不可不正、

羊部

羊祥也从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羋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

今經典羊作羊、羋作羋、如國語魯語苟羋姓實嗣、鄭語其在羋姓乎、周禮職方鄭注、引國語閩羋蠻矣、以牛羊之正字、爲楚姓之羋、雖宋本亦如此作、甚矣習俗承誤之已久也、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羋、經典相承隸省作羋、

羍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或省作羍

詩生民先生如達、正字當作羍、達、說文辵部、行不相遇也、从辵羍聲、引詩挑兮達兮、假借字、

𦍩羋名蹏皮可以割桼从羋此聲

按孔子弟子有高柴字子羔、見論語先進篇何晏注幷左哀十六年傳杜注、按羔羊屬、見毛詩傳、所謂小羊曰羔也、古人名字義相比附、子羔名柴無義、本字疑卽此𦍩字、形聲相近、故通變作柴、

羴部

羴羊臭也从三羊或从亶作羶

今經典皆从或體作羶、周禮庖人、膳膏羶、內饔羊冷毛而毳羶、禮記內則同、月令孟春其臭羶、正字當作羴、繫傳云、羊相積則臭、會意字、

雥部

巢羣鳥在木上也从巢从木或省作集
今經典竝從或體作集葢漢隸已省作如此由來久矣

鳥部

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
今經典作鳥隸變漢碑多如此作然變匕爲火大失六書之意烏焉等字同

鳳神鳥也从鳥凡聲𠷎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鵬亦古文鳳
今經典分爲鳳鳥一字朋羣一字鯤鵬一字

𠷎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𠷎黨字
今經典作朋九經字樣云隸省非從月按漢碑多作朋

又作朋、字鑑云朋字非月非月非月非月非月、故斜書之、俗作朋、非、

鵻、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从隹一、作隼 思允切

今經典分為二字、易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詩采芑、沔水、鴥彼飛隼、國語魯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則鵻之或體也、音讀筍、而義為鷙鳥、詩四牡、翩翩者鵻、南有嘉魚、翩翩者鵻、則隼之本字也、音讀追、而義為愨謹之鳥、許云祝鳩、據左昭十七年傳正此鳥、而為隼之本字、不可解、豈四牡嘉魚之鵻、說文祇作隹、字見部首、故鵻專為隼之本字、觀爾雅釋鳥云、隹其鳺鴀、鵻祇作隹、詩四牡嘉魚釋文、鵻字亦作隹、于理似可信也、○鵻隹聲當

是隹聲故重文省鳥直作隼、輾轉寫刻誤作隼遂成疑障、

鵃　鶻鵃也从鳥舟聲

今爾雅釋鳥鶌鳩、鶻鵃作鵃、詩小宛毛傳鳴鳩、鶻鵰作鵰、按鵰乃雕之籀文、說文隹部云雕、鷻也从隹周聲、籀文从鳥作鵰、音義俱異、不宜亂、小宛釋文云鵰、字林作鵃、呂忱正遵用說文、正字當作鵃、

鵴　秸鵴尸鳩从鳥𥷚聲

爾雅釋鳥鳲鳩、鴶鵴、詩鵲巢維鳩居之、毛傳鳩、鳲鳩秸鞠也、曹風鳲鳩在桑毛傳鳲鳩秸鞠也、左昭十七年傳鳲鳩氏、杜注鳲鳩鴶鵴也、此類據說文、竝當作鵴爲正、

鴠渴鴠也从鳥旦聲

今禮記月令作鶡旦陸氏本作曷旦坊記引逸詩作盍旦釋文盍音渴據說文當作渴鴠又說文別出鶡字本部云似雉出上黨蓋不與此鳥一物此鳥自當作渴鴠以求旦命名渴當作𢖍今作渴傳寫者沿俗譌

鶪伯勞也从鳥狊聲或从隹作𨾊 古闃切

今經典作鶪詩豳風七月鳴鶪禮記月令鶪始鳴爾雅釋鳥鶪伯勞也皆是五經文字作鶪足徵唐以前本原不誤也孟子作鴃見滕文公篇云南蠻鴃舌趙注鴃博勞鳥也引詩七月鳴鴃據說文本部鴂寧鴂也从鳥夬聲古穴切音義與鶪異○考玉篇有鴂無鴃鴃蓋鴂之

變體類篇分爲二、鵙作鴂、訓鳥名鷤鴂、又鳥名伯勞鴃、

鳥名、引說文伯勞也、又云鵙、鳥名、伯勞也、

鸒卑居也从鳥與聲

今經典作鸒、詩小弁弁彼鸒斯、爾雅釋鳥鸒斯鵯鶋、

鴋澤虞也从鳥方聲

今爾雅作鶭、釋鳥云鶭澤虞、釋文鶭本或作旊、正字當

作鴋、

鴩餔豉也从鳥失聲

今爾雅作鴩、釋鳥云鴩、餔敊、形聲左右之異、

鷦鷦𪀚桃蟲也从鳥焦聲

今爾雅作鷦、釋鳥、桃蟲鷦、

䳏鷦䳏也从鳥眇聲

今經典作鷯，釋鳥桃蟲鷦，郭注鷦鷯桃雀也，陸氏釋文本作鷯，據說文當作䳏，

鷬鳥也从鳥堇聲或从隹作難

今經典从或體而又譌作難，竝假借爲難易之難，或阸難之難，或詰難之難，此亦從漢碑始，

鸔烏鸔也从鳥暴聲

今爾雅作鸔，釋鳥云，鶅，烏鸔，形聲左右之異，

𪀚秃𪀚也从鳥尗聲或从秋作鶖

今經典从或體，詩白華，有鶖在梁，

鵱蔞鵝也从鳥坴聲

今爾雅作鵱，釋鳥云，鵱鷜，鵝，形聲左右之異、

鴚，鴚鵝也，从鳥可聲

此即左定元年傳榮鴐鵞正字，今本作駕鵞，亦作鴐鵞如永懷堂及相臺岳氏等本，唐石經亦同，說文無鴐字，駕又鴐之聲同假借，正字當作鴚，爾雅注作鳴，釋鳥，舒鴈，鵝，郭云，今江東呼鳴，

鴔，鴔鵖也，从鳥乏聲

今爾雅作鴔，釋鳥云，鵖鴔，戴鵀，形聲左右之異、

鷎，雝鷎也，从鳥巢聲

今爾雅釋鳥作巢，釋文，巢字或作鷎，

鶃，鳥也，从鳥兒聲

今左氏公羊僖十六年經傳作鷁穀梁經作鶂而傳多作鶃釋文本左氏公羊作鷁穀梁作鶃又左氏釋文云鷁本或作鶃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字書云鶃作鷁同又孟子滕文公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作鶃據說文左形右聲作鶂

鶇鶇胡汚澤也从鳥夷聲或从弟作鵜

今經典从或體詩候人維鵜在梁爾雅釋鳥鵜鴮鸅

鴲麋鴲也从鳥昏聲

今爾雅作鴟釋鳥云鴲麋鴟郭注今呼鴲鴟正字當作鴲

鵁鵁鶄也从鳥交聲一曰鵁鸕也

今爾雅作鵁、釋鳥、鳽、鵁鶄、又曰、鵁、頭鵁、

鶄䴔鶄也从鳥青聲

今爾雅作鶄、釋鳥、鳽、鵁鶄、

鷻雕也从鳥敦聲

詩四月、匪鶉匪鳶、釋文、鶉、徒丸反、鵰也、字或作鷻、正字當作鷻、鶉、說文作⿰𦎫隹、見隹部、云雕屬、从隹𦎫聲、義異、

鳶鷙鳥也从鳥屰聲

詩四月、匪鶉匪鳶、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禮記曲禮、則載飛鳶、爾雅釋鳥、鳶烏醜、並即此鳶字、隸變也、隸又作⿹𢦏鳥、左傳昭十五年、以鼓子⿹𢦏鳥鞮歸、亦此鳶字、禮記小庸及爾雅釋鳥釋文、鳶字又作⿹𢦏鳥、今按⿹𢦏鳥字、尚存鳶

字之意隸蓋初變作戴後又省作鳶也

鴡王鴡也从鳥且聲

今爾雅釋鳥作鴡詩關睢作睢睢俗作雎譌說文目部睢

仰目也从目隹聲許惟切音義俱異

鸛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从鳥雚聲

今爾雅作鸛釋鳥云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

人鸛正字當作鸛鸛鷒鶝鶔據說文作鸛專畐蹂

鴝鴝鵒也从鳥句聲

周禮考工記鸜鵒不踰濟左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

穀梁傳同說文無鸜字正字當作鴝玉篇廣韻竝以鴝

爲正字鸜爲重文公羊傳又作鸛鵒說文有鸛無鸜鸛

亦音義俱異、假借字也

䳇鸚䳇也从鳥母聲

今經典作鵡、禮記曲禮鸚鵡能言正字當作䳇、鸚鵡、陸氏釋文本作嬰母亦可知字本从鳥从母故省鳥而爲母、北戶錄云字林鵡作䳇、五經文字亦作䳇、

鷕鴜雉鳴也从鳥唯聲

今經典作鷕、詩匏有苦葉有鷕雉鳴、

鴆毒鳥也从鳥冘聲

今經典多假借作酖、左莊三十二年傳使鍼季酖之、閔元年傳宴安酖毒、僖三十年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公羊莊三十二年傳季子和藥而飲

之、何注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正字當作鴆、今作
酖、說文酉部云、酖、樂酒也、从酉冘聲、丁含切、音義俱異、
國語作鴆、魯語使醫鴆之音語乃寘鴆於酒、此正字也、

鳻鳥聚皃一曰飛皃从鳥分聲

今爾雅作鳻、雖止形聲上下左右之異、然說文之字儘
有位置稍異、而字迥別者、如召字从形在左則爲叨、含
字从聲在右則爲吟、以此知小節亦不可苟也、釋文云、
本亦作分、

烏部

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古文象形作[illegible]又象古文省作於　亏於也象气之舒亏

从丂从亠一者其气平之也

按今之於、即說文烏之古文省、經典以於爲於呼是也、以爲語助詞、與于同用、非說文義也、匡謬正俗引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竝云、於、即古烏字、○按烏呼、經典多作嗚乎、或作烏乎、或作於乎、或作於戲、據說文烏於竝正字、於、即紟之隸變、烏加口旁俗字、於讀如于、爲語辭於乎於戲、則發圈讀之、亦俗借也、

舄 䧿也象形篆文从隹㫺作䧿 七雀切

今經典从从篆文、而又變偏旁隹爲烏作鵲、而舄爲履舄字、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七終